



乐寿房院内一角

# 红联渡

## 道头里

□仇赤斌

我从未想过，在车流熙攘的振兴东路与外渡路之间，竟藏着一段被折叠的时光。那有废弃的古渡，有倔强的老宅，也有旧码头边热气腾腾的市井人生。它们共同构成了红联这个地名之下的三重叙事。



渡口灯塔

### 1 乐寿房

在北仑红联，被时光折叠的老宅不止一处，但葛家弄8号的乐寿房，无疑是其中最沉静也最完整的一页。

这座两进三合院，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点。正门高大，门额上“竹苞松茂”已斑驳，青石雀替雕刻的凤凰与八仙人物却依然精美。大门与二门间的墙壁上，一段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异常醒目。

推开半掩的二门，阳光倾泻而入：一串红灯笼，配着红木板、黑漆柱，色彩明艳却流淌着沉静的典雅。

守屋人严老先生坐在廊下晒太阳。他今年八十，身体硬朗。老人打开话匣，这座占地约一亩、二十间房的老宅身世便流淌出来：它由著名的小港李家所建，后曾作为公房，办过工厂。政策落实后，他那位出自李家的母亲李月琴，花光毕生积蓄才将它回购。如今，正房由他和老伴自住，后进则隔成十余小间对外出租。“每月两三百，以前抢着租，现在还空了好几间。”他语气平静。

房子处处见讲究。堂前地面铺着大块石板，中间嵌着百年前的进口彩色瓷砖，至今色泽红润。一条长达四米的门楣石，是用比梅园石更重、更贵的小溪石打磨而成。窗户是双层，外层玻璃挡风，内层木雕花窗透气遮光。

老宅的命运，始终系于这个家族。严家曾从事航运，有好几艘海船，生意做到广东、福建。日寇进犯宁波，民国政府将附近民船自沉于甬江镇海口，以阻敌舰，严家的船也在其中。家族由此败落。严老七岁丧父，我问起原因，他脸上掠过悲痛，未作回答。全靠母亲一人拉扯兄妹长大。母亲曾赴上海印钞厂工作，与陈毅元帅合过影，可惜照片早已散佚。晚年信佛茹素，却保留每天喝两顿白酒的习惯。“每次就一两，九十多岁了我们还劝，她还偷偷喝。”严老说着，眼里有光。他自己也好酒，最怀念与母亲对饮的时光。母亲高寿，离百岁还差几天时，无疾而终。

如今，天井里除了花木，还种满了葱蒜、青菜，足够老两口日常。老先生读过初中，务过农，当过木匠，在渡口旁的家具厂工作多年，后来自己做装修。他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，儿子就住在附近。日子如同这老宅，简朴、自足，在喧嚣的边缘静静延续。

听完故事，我特意去看了严老提及的泥湾自然村——他真正的祖宅已出租，显得杂乱。不远处，泥湾大桥的石板上“民国六”字迹依稀可辨，桥栏“朱寅生助”的字样，铭记着百年前一位捐建者的善意。这里曾因渡口而热闹，终因与红联渡过近，而被时光遗忘。

乐寿房，不仅是文物登录点，更是一个家族用血肉体温焐热的记忆容器，盛放着百年来的聚散、坚韧，与无法被折叠的温情。

### 2 红联渡

告别守护时光的老人，我走向那段集体记忆已搁浅的红联渡。

前段时间，演员高圆圆的几张暮色照片，让这个渡口成了网红。灯塔、残阳、旧码头，构图确有萧疏之美。但这突如其来的关注，与渡口已然终结的使命之间，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反差——它最热闹的篇章，早已合上。

我站在已成为音乐酒吧的候船厅二楼，平台空旷，江风猎猎。眼前的冷清，很难与曾经的繁华对应：1984年，北仑自镇海析出，这座同年建成的“红联渡”成了两区最繁忙的纽带，年客运量曾达七百万人次。然而，1995年的隧道，2001年的招宝山大桥、2015年镇海区府西迁骆驼，一连串的时空变革，逐渐抽空了渡口的存在根基。2020年，运行了千年的渡口亏损严重，正式停航。两年后，地铁2号线呼啸而过，将摆渡的20分钟浓缩为2分钟。

渡口的物理生命结束了，但“渡”的需求从未消失，只是换了载体。渡口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南宋的清泉渡，当时甬江两岸都是晒盐的盐田，以所在的清泉盐场来命名渡口。官营、私渡，兴替轮回。渡船从木制摇橹船变为铁壳机动轮船，渡过的人里，有南宋的理学家吕祖俭，也有清末的文人周容，他们的文字成了渡口在时光中投下的几许倒影。

如今站在渡口，北岸是崭新的江边公园，南岸则大抵保留了旧日模样。这种反差，恰恰成了怀旧者的取景框。远处的招宝山大桥与鳌柱塔静静矗立，与近处的古渡、灯塔、芦苇构成一幅跨越时间的图景。渡口路正在等待重生，而小港的烟火气，已随着地铁6号线的开通，悄然西移。这里有高速入口，镇海中学滨江校区、甬江科创实验学校，和新建成的高层小区。

一个渡口的灯光熄灭了，但这片土地对联结的渴望，从未止息。



红联渡

### 3 道头路

渡口的航运功能虽已终结，但承载的意义，却在附近的道头路上找到了最喧闹的回响。

“道头”，即古时的码头。这条街曾因渡口西迁而重归宁静，如今却自成天地。渡口灯塔正对的就是道头路，红联村曾名道头村。小港曾有航线，通过小浞江抵达宁波江东。1982年，为适应交通发展，镇海城关码头与江南码头双双西迁，成为如今的红联渡，并新修了渡口路。渡口路日渐热闹，道头路则复转平静。

我猜测旧渡口就在灯塔位置。过了公交场站，沿路南行，市声渐浓。一家卖豆花的摊子吸引了我，热乎乎颤悠悠的。老板娘是四川乐山人。时近中午，我坐下了豆花和跷脚牛肉。她介绍，跷脚牛肉起源于清朝光绪年间乐山码头食摊，因食客常跷脚端碗就餐得名，如今已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这是跨越两千公里的“渡”：一种为码头劳工诞生的草根美食，渡过山河，在另一个曾经热闹的码头旁落地生根，继续慰藉往来居民的肠胃。我看老板娘用一个漏勺，将提前腌制好的新鲜牛肉，放入沸腾的骨头汤里，快速烫熟。底下配了好几种蔬菜，有芹菜、菠菜和豌豆苗，汤面上飘着香菜末。老板说他们老家配的多是白菜，她换成了价格更高的豌豆苗。牛肉很嫩很滑，足有二两半，口感类似于潮汕牛肉火锅。汤有淡淡中药香，猪血是她自己做的，细腻可口。

我从旁边卤菜店买了一盘猪嘴肉和凉菜。两人不到50元，吃得非常舒服。下次来，想再尝尝她家的跷脚牛杂。

道头路上，有新红联幼儿园，还有很多餐饮店、水果店、杂货店。路边有本地老人卖自种蔬菜。我买了一些青菜和白萝卜，作为晚餐食材。

提菜离开时，我回头望去。乐寿房的廊下大约还坐着晒太阳的老人，渡口的酒吧正等待入夜的灯火，而跷脚牛肉的香气，已深深浸入道头路的肌理。历史从未离去，它沉潜为古宅的石板、渡口的灯塔，最终化为盘中餐、灶头火，与凡人琐事紧紧交织。红联的脉搏，就这样从江心的渡轮，沉入老宅的石缝，最终，在这条以“道头”为名的旧街边，找到了它平稳而温热的新节拍。